

马丁·贝利的《何以为家》以居住地和时间先后为顺序,还原了凡·高传奇而短暂的一生。凡·高先是做艺术学徒,而后混迹于矿工中做传教士。即使决定做画家后,依然在各地寻找新的机遇。他先是住在荷兰布拉班特省的小镇,而后去了英国伦敦。他的居所也由最初当海军少将的叔叔给他的一间大房子,最终沦落到精神病院里的一个小单间。

在马丁·贝利看来,仅有两处地方可以真正被称为凡·高的家。一处是荷兰海牙的简陋屋子,和他同住的还有他的恋人——做过妓女的西恩·霍尔尼克,以及西恩的幼女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另一处是法国阿尔勒的“黄房子”,在那里他以主人的身份与画家保罗·高更短暂同住过。

对于凡·高的这两处短暂的“家”,马丁·贝利分别做了解读,譬如对于海牙的这一处,马丁说其时凡·高决心成为画家,还爱上西恩萌生了与她结婚的念头。西恩已经怀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后来她生下了这个孩子。为了西恩和孩子,凡·高提前租下一套空间稍大些的房子。他对弟弟提奥解释:“她受了这么多苦,回来时应该要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在等着她。”

新家顶楼有三个房间,其中一间是画室,挂着凡·高的习作,很大的松木工作台两侧分别摆着一个画架。小厨房旁的客厅里有一个火炉、一张为西恩准备的柳条藤椅以及一个铁质摇篮。凡·高告诉提奥,这个摇篮是他从废品店里扛回家的,并在信中写道:“看着家里最后添置的这件家具,我无法不激动。因为当一个男人坐在他心爱的女人身边,而女人身边又放了装着孩子的摇篮时,一股强烈的情感会紧紧攥住他的身心。”凡·高还在摇篮后方墙上挂上了伦勃朗描绘圣母玛利亚深夜在摇篮旁借着烛光阅读的场景。几个月后,凡·高也用画笔记录下了西恩五岁的女儿玛利亚在摇篮边照顾新生儿的场景。

尽管西恩陪伴着凡·高并充当他的模特,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凡·高依旧靠着弟弟的定期资助生活,西恩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极端情况下她甚至会上街乞讨。在逼仄而嘈杂的房子里,凡·高和西恩的矛盾不断激化,一年后二人分道扬镳。

凡·高不断变换住处,五年后才在法国普罗旺斯的阿尔勒租下了他口中的“黄房子”。实际上,已在当地待了几个月的他,此前住在小旅馆里,现在才算真正安顿下来。“黄房子”共有两层,一楼有宽敞的画室和厨房;二楼有两间卧室,大的凡·高使用,小的当作客房。凡·高雀跃地给妹妹维尔写信:“我总算能生活,能呼吸,能思考,能作画了。”

凡·高非常希望在巴黎的画家与他同住,高更接受了邀请,开始了他们“南方画室”的梦。后来高更回忆说,房子里到处都是一团糟,他惊呆了。最初他们还能相处,每天晚上一起聊天,或去咖啡馆或去酒吧。没过多久,他们开始争吵,争论的话题既有艺术观点,也有家长里短。最终,凡·高用剃须刀割下自己的耳朵被送往医院,高更匆匆返回巴黎。

除去在海牙与西恩同住的一年和在“黄房子”的几个月,凡·高一直居无定所。当凡·高还是一个在海牙、伦敦和巴黎见习的艺术学徒时,他就逐渐爱上了艺术,努力从以前的大师作品和同时代画家的画作中汲取养分。后来,他在比利时矿区做传教士,矿工艰苦危险的生活激发他创作出早期的作品。在海牙,他描绘日常城市生活,在画纸上描绘他对贫苦老弱者的同情。在巴黎北部小镇奥维尔,广阔的乡野风光成了凡·高最终的创作来源,但也是在奥维尔,1890年7月27日的下午,他走进一片麦田,用一把左轮手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凡·高蹒跚着回到住宿的小旅馆,痛苦地爬上楼梯进入狭小的卧室,那儿就是他最后的安息地。房间没有正对着街的窗子,只有一扇小小的天窗,画家就在这样逼仄的空间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两天后,凡·高在弟弟提奥的怀中逝世,他的人生旅程终于结束了。”提奥在信中告诉妻子:“可怜的人啊,他一生没有享过太多的福,不过他再也不会被幻觉折磨了。他总是孤身一人,这份孤独有时是他也承受不住的。”

马丁·贝利说,“家”这个字眼在凡·高留下的820封信件里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多达322次。他信中提到的“家”往往指的是他父母的房子,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事实上,凡·高20岁出头就和家人的关系破裂,只有弟弟提奥是个例外。30岁时,凡·高在信里说他与家人的性格大相径庭,此时的凡·高已不关心他同家人的关系如何,绘画已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说:“一个画家即便此刻正被生活中的琐屑与不幸缠身,但绘画,我认为尤其是描绘农民的生活,仍会给予他心灵上的平静。”不过问题是“他卖不出自己的画,却依然要出钱买颜料,出钱请模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进步”,对他来说,“绘画就是家”。

作者简介:薛原,副刊编辑,著有《文人谈》《画家物语》《闲话文人》《南海路7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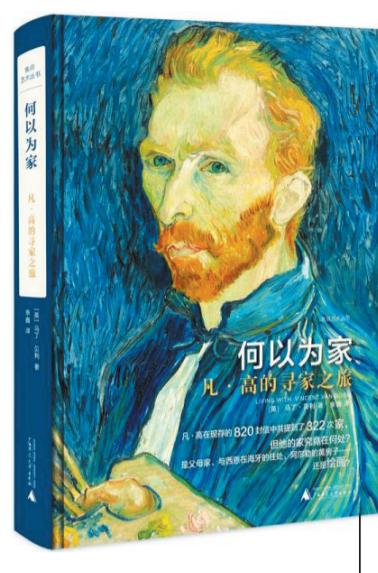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
青岛
关注



凡·高: 「绘画就是家」

薛
原

山水写生断想

宋文京

我写的第一本书并非书法的,而是绘画的。涉及写生的历程有二十年,我每次都是以激动的心情走进乡野农舍、名山大川、火热生活、东西南北,屐痕处处,有些地方还会重游“复习”,手艺渐进,心得渐多,不分前后顺序,意念丰俭,自然随之,记下了一些思考片断。

架上艺术在国外似乎已渐渐成为式微的样式,代之以行为和装置以及影像,许多大型美术馆甚至少有墙面的画作,20世纪告诉人们的两句重要的当代话语即“没有什么不是艺术品”“人人都是艺术家”,写实式的绘画似乎“过时”了,写生就显得更加“落后”。国内也有许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画家走向“观念”和“事件”。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人们又开始反观具象艺术,西方也又“唤醒”了架上,善写生的弗洛伊德、培根、杜马斯、大卫·霍克尼重回公众的视野。而中国就从未中断过现实主义写实风格,因此写生也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而皇之,然而写生“为什么”“是什么”“画什么”“怎么画”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近来,画出的山水写生被好友称为“已有浑的感觉”,我也常常引用司空图《廿四诗品》中句“返虚入浑”,“浑”的确可以算作一个较高境界了。其实,也许和“暧昧”一样有着不清不楚的感觉,就是“浑”吧。

百岁老人孙其峰说:做人处事不可“打马虎眼”,但画写意画却可打马虎眼。例如远处某些看不清的景物,你“认真”刻画清楚,就会失真,最好用打马虎眼的方法处理。凡作画应“浑”处,不可强求其“清”,反之亦然。妙在清浑互衬,相反相成,方为合作。画固不能悖于物理,然苛求物理,置画理于不顾者,非知画者也。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模糊反精到,虚无益充实”。更可谓“守静笃,致虚极”。

浙师大美院宋永进教授力倡学生学习和感受写意油画写生,在他的本科生趣味速写作业微展前他写道:所谓主观感受,就是你嗅到了对象那股气息,那股劲道,那点特色,那点野趣,那点味儿,抓住这点东西,画面便具有了超常的视觉魅力,瞬间就能让人心动。

话糙理不糙,写生、速写,一点动心就足够,“动人春色不须多”,怕的是堵住了心的感受,越画越僵,越描越黑,陷入乡愿恶俗。

青岛的几位画坛前辈给了我许多的启示。水彩画大家宋守宏先生曾做过青岛工艺美校的校长,桃李满齐鲁,他生前曾嘱我为之书四字“我师写生”。比“我师造化”更令我印象深刻。汪稼华先生曾谈及,一个山水画家心中要养一座山,未必是具体的山,但一定要有这座山,或黄山或泰山或崂山或未名山,总之要内心不断地滋养它,让它有树有石有高有低,可居可游可品可赏。听他讲完此语,我心中开始默默地将太行山和崂山在心中安放,数年来不断远观近看俯瞰仰视,让它们充满生机,化作我的营养之源。

近日与几个弟兄办了一个展览,帅而睿智的刘世骏老师对我的新作鼓励有加,他言道:写生之道,有中生无,无中生有。隔日并将朱屺瞻的雾靄远山岫推荐于我,铭感于心。从刘老师的话语中我体味的是,画写生并不一定如摄影记录般地忠于原地,写生不对实地负责,只对艺术负责。

青岛的山水可入画者巨,崂山的东西南北,鹤山、鳌山、灵山岛、大小珠山、藏马山、铁橛山,城中的每条老街,历史建筑,以及诸多的山头公园,海滨景象,且待画者一一收纳,慢慢画来。

我要写生。“我”既是主体,不是他人,也不是前人古人,写生须是本于“我”这个主体;“要”是欲望,是冲动,是强烈的爱,见景生情,欲罢不能;“写”不是拍,不是描,不是仿,甚至不是画,而是秉笔直写,亦不乏有书写性,书法感,骨法用笔;“生”不是板,不是滞,更不是“死”,而是活生生泼泼,有生活,有生趣,富有艺术生命。我要写生,不是他要写生,更不是要我写生。我们就在生活中,更在生命中,而不是刻意地所谓体验生活,写生没有彩排,都在“现场直播”,时时刻刻事事处处。

写生岂能无酒。一方面如古人云,待细把江山图画,我见青山多妩媚,收尽奇峰打草稿;另一方面亦如古人云,偶思小饮报花开,会须一饮三百杯,满堂花醉三千客。由外而内,由内而外。

欧阳修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云:“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酒之乐裹挟着山水之乐。

眼前的山水是多维的,高远为一维,平远为一维,深远又是一维,画到纸上是二维的,但石有三面,树分四歧,仍是多维的,如果没有酒意这一维是缺憾,太清醒,太理智,太正确,三远须加迷远,多维又要陶醉。

以往写生我不携酒,但总会得暇时喝些当地的酒,少饮不贪杯,诸如酱香、浓香、清香、曲香、米香、芝麻香等十三种皆尽喝过。这些年,我开始偷偷揣着威士忌,从调和的到单一麦芽的,从苏威到日威,房间藏盒装品尝杯,行囊掖小钢瓶载酒器,带过格兰菲迪拉弗格和乐加维林山崎等,阴冷坐处抿一口,登时一暖,幸福感获得感由里到外,画就有了神。

写生,越画越想画,越画越觉难,但难并探索着,难并快乐着。

袁枚有诗云:“重理残书喜不支,一语拟告世人知。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山水写生,也是如此。

能够常常去写生,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作者简介:宋文京,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美术委员会主任。